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漢語形容詞的語法和語意特性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9-012-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辰生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8 月 17 日

漢語形容詞的語法和語意特性之研究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hinese Adjectives

計畫編號：NSC 94-2411-H-260-012

執行期限：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主持人：劉辰生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共同主持人：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計畫參與人員：XXXXXX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一、中文摘要

如同漢語的其他詞彙範疇一樣，漢語形容詞僅具有最基本/簡單(pure, or “root”)的語意。漢語形容詞的程度論元是未受到滿足和限制的。若你想要滿足和限制漢語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你需要程度副詞、數量詞組、重疊構詞、對比焦點、或是句尾語氣助詞了的幫忙。漢語和英語在有關形容詞的語法表現上所顯現出來的差異其實根源於限制和滿足程度論元的方法上的差異。

關鍵詞：形容詞、程度論元、程度副詞、數量詞組、重疊構詞、對比焦點、句尾語氣助詞了

Abstract

Like almost all other Chinese lexical categories, the Chinese adjective has its simplest (pure, “root”) meaning only. Chinese adjectives are unrestricted adjective; hence, they need a degree adverb, a measure phrase, reduplication morphology, (contrastive) focus or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le* when you want to restrict them. Chinese and English adjectives in fact are the same in the semantic nature; they on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how to have their degree argument restricted.

Keywords: lexical category, Chinese adjective, degree argument, degree adverbs, reduplication morphology, (contrastive) focus,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unrestricted

二、緣由與目的

趙元任(1968)指出有關漢語形容詞的研究以朱德熙(1956)為代表。在這篇文章中，朱德熙將漢語形容詞區分為非程度(或絕對)和程度形容詞；前者不能被程度副詞修飾，但後者可以，如例句(1a-b)所示：

- (1) a. 你的答案(*很)錯。
- b. 那個女孩子很漂亮。

為了區別漢語的動詞和程度形容詞，朱德熙(1956, 1980)進一步提出如下的定義來：

- (2) X 是一個程度形容詞若且唯若 X 可受程度副詞修飾且 X 不能帶有賓語。

此外，朱德熙，從出現的型態這個角度，將漢語形容詞區分為簡單式形容詞(或性質形容詞)和複雜式形容詞(或狀態形容詞)兩種；前者包括單音節形容詞和重疊形式為 XXYY 形式的形容詞：

- (3) 大 乾淨(乾乾淨淨)

這類形容詞，根據朱德熙(1980)的說法，多表示被修飾語名詞的恆常狀態。複雜式形容詞則包含了重疊式形容詞、帶程度修飾語的形容詞、及以 X-兒、X-ZZ 和 連詞-X-連詞 X 的形式出現的形容詞，分別如(4)中的例子所示：

(4) 小小兒	XX-兒
乾乾淨淨	XXYY
雪白雪白	XXYY
糊里糊塗	X 里 XY
亂烘烘	X-ZZ
很大	副詞-形容詞
又高又大	連詞-X-連詞 X

根據朱德熙(1956, 1980)的講法，複雜式形容詞常表短暫的狀態，且帶有潛在的可變性，或說話者的個人主觀評價。

就句法分佈情形而言，無論是簡單式或是複雜式形容詞都可充當定語 (attribute) 或是謂語(predicate)。簡單式形容詞充當定語時，以帶的和不帶的兩種形式出現，請參(5a-b)：

- (5) a. 黑手
b. 黑的紙

至於複雜式定語則是指充當定語用的複雜式形容詞，如(6a-b)所示：

- (6) a. 很黑的紙
b. 黑黑的紙

有關定語形容詞的特性，朱德熙(1956, 1980)認為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不帶的的定語形容詞事實上已和被修飾語名詞經過詞彙化成為一個複合詞；(二)複雜式定語形容詞可出現在數詞-量詞的前或後，但帶的的簡單式定語形容詞只能出現在數詞-量詞之後，並且和被修飾語名詞緊緊相鄰。這兩點分別如(7)-(8)中的例子所示：

- (7) a. 一張很黑的紙
b. 很黑的一張紙

- (8) a. 一張黑的紙

- b. *黑的一張紙

有趣的是漢語形容詞在充當謂語時必須以複雜形式(既受程度副詞修飾)重疊形式、對比焦點的形式、或是帶有句尾語氣助詞了的形式出現，請參考(9a-d)-(10)的對比。

- (9) a. 這張紙很黑。
b. 這張紙黑黑的。
c. 這張紙黑，那張白。
d. 花紅了。

- (10) *這張紙黑。

然而，英語形容詞卻可單獨充當句子的謂語(參 Quirk et al. (1985))：

- (11) a. Tanya is a (very) smart girl.
b. Tanya is (very) smart.

本研究將從下列三個與漢語形容詞相關的問題為切入點，對漢語形容詞的語法和語意特性進行研究：(一)為什麼簡單式形容詞在充當定語時必須和被修飾語名詞緊緊相鄰，而複雜式形容詞則無須如此？

(二)朱德熙(1956, 1980)指出，複雜式形容詞常表短暫的狀態，並帶有潛在的可變性，或說話者的個人主觀評價；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我們能否因此，就說複雜式形容詞可被視為 stage-level predicate？(三)不同於英語，為什麼漢語形容詞在充當謂語時必須以複雜形式(既受程度副詞修飾)重疊形式、對比焦點的形式、或是帶有句尾語氣助詞了的形式出現？

我們認為漢語與英語形容詞在句法表現上的差異是來自這兩個語言在限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方式上的不同，而這項不同其實根源於這兩個語言在構詞上的差異。

我們的分析可簡述如下：von Stechow (1984)及 Kennedy & McNally (2005)等指出程度形容詞在語意上是一種表達個體和程度間的關係，如(12)所示(參 Seuren (1973), Cresswell (1977), Hellan (1981), Heim (1985), Bierwisch (1989) 及 Klein (1991)等)：

$$(12) \quad [[\text{expensive}]] = \lambda d \lambda x. \\ \text{expensive}(x) = d$$

這裡的 **expensive** 表示一個以個體為帶入值並在形容詞 expensive 所表示的價格高低向度上得出一個價格值來的記量函數。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英語形容詞的程度論元值是藉由表程度的構詞，如比較級構詞(-er, -est, more or most)、程度修飾語、及數量詞組等，而獲得滿足和限制。針對例句(13)這樣的例子：

(13) Ede is fat.

von Stechow (1984)指出(13)真正的意思為：*Ede is positively fat*，當中形容詞 fat 的程度論元是受到不具語音形式的運符 positive(簡稱詞素 pos)的限制，而運符 pos 的語意可描述如下：

(14) Positive

Let A^0 be any adjective meaning, C be any appropriate property, x be any appropriate individual and w be any world. Then $w \models \text{pos} \mid (A^0)(C)(x)$ iff $(\exists d)[d \text{ is an } A^0\text{-degree} \ \& \ d > \text{average}[A^0, C] \text{ and } x \text{ had } d \text{ in } w \ \& \ C(x)]$.

Kennedy & McNally (2005)進一步將不具語音形式的詞素 pos 視為 the relation **standard**, which holds a degree d just in case it meets a standard of

comparison for an adjective G with respect to a comparison class determined by C , a variable over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s whose value is determined contextually；換言之，詞素 pos 可被定義為：

$$(15) \quad \text{a. } [[\text{pos}]] = \lambda G \lambda x. \\ \exists d[\text{standard}(d)(G)(C) \wedge \\ G(d)(x)] \\ \text{b. } [[\text{pos}]] ([[fat]]) = \\ \lambda x. \exists d[\text{standard}(d)(fat)(C) \\ \wedge fat(d)(x)]$$

簡而言之，詞素 pos 滿足且限制了中形容詞 fat 的程度論元（請參(15b)）。

這樣的分析馬上讓我們聯想到例句(16a)和(16b)間的對比：

(16) a. 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b. This girl is (very) beautiful.

這項對比讓我們意識到漢語沒有詞素 pos 的可能性。若此為真的話，漢語就必須藉由其他方式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而這些方式又是哪些呢？

我們認為漢語，除了和英語一樣可藉由程度副詞，數量詞組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之外，尚可透過重疊構詞，（對比）焦點、及句尾語助詞了等方法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以下我們將詳細說明漢語如何透過這些方式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首先，Kennedy & McNally (2005)指出程度副詞在語意上是一個從程度形容詞語意到個體語意的函數($\langle d, \langle e, t \rangle \rangle$)，它的作用在滿足形容詞的程度論元，並將程度副詞定義為：

$$(17) \quad [[\text{Deg}(P)]]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R(d) \wedge G(d)(x)]$$

不同的程度副詞則是藉由不同的 R 值來加以區別。程度副詞的語法分佈情形和形容詞的標度結構(封閉後開放)及標準值(相對或是絕對)有關。也就是說,比例性程度副詞只能和具有封閉性標度結構的形容詞(在標度結構上擁有最大和最小值的形容詞)共現;非比例性程度副詞只能和具有開放性標度結構的形容詞(在標度結構上不含有最大和最小值的相對性形容詞)共現。例如,比例性程度副詞全和半可分別定義如下:

$$(18) \quad \text{a. } [[\text{全}]]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d = \max(S_G) \wedge G(d)(x)]$$

$$\text{b. } [[\text{半}]]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d = \text{diff}(\max(S_G))(d) = \text{diff}(d)(\min S_G) \wedge G(d)(x)]$$

所以例句(19a-b)中的形容詞謂語可分別定義為(20a-b):

$$(19) \quad \text{a. } \text{這塊牛排全熟。}$$

$$\text{b. } \text{這塊玻璃半透明。}$$

$$(20) \quad \text{a. } [[\text{全}]]([\text{熟}])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d = \max(S_{\text{熟}}) \wedge \text{熟}(d)(x)]$$

$$\text{b. } [[\text{半}]]([\text{透明}])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d = \text{diff}(\max(S_{\text{透明}}))(d) = \text{diff}(d)(\min(S_{\text{透明}})) \wedge \text{透明}(d)(x)]$$

有關非比例性程度副詞的語意, Kennedy & McNally(2005)引述了 Klein(1980)的說法:謂語 very Adjective 和不帶 very 的謂語形容詞在語意上只有一點不同,而這點不同可透過下面的例子來說明:對例句(21a)中的形容詞 tall 而言,它的比較標

準是籃球員的平均身高。

- (21) a. This basketball player is tall.
b. This basketball player is very tall.

但是對例句(21b)中的 very tall 而言,它的比較標準是高的籃球員的平均身高;在這樣的條件下,某些高的籃球員將不被認為是高的。因此, Kennedy & McNally(2005)將非比例性程度副詞的語意定義為:

$$(22) \quad [[\text{very}]]^c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text{standard}(d)(G)(\lambda y. [[\text{pos}(G)(y)]]^c) \wedge G(d)(x)]$$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例句(23)中的形容詞論元受到非比例性程度副詞很的限制:

- (23) 王語嫣很漂亮。

第二、Kennedy & McNally(2005)依循著 Klein(1980)的看法將數量詞組視為一種程度修飾語,並將數量詞組兩米定義如下:

$$(24) \quad [[\text{兩米}]] = \lambda G \lambda x. \exists d [d \geq \text{兩米} \wedge G(d)(x)]$$

所以例句(25a)中的謂語兩米高可被定義為:

$$(25) \quad \text{a. } \text{這棵樹兩米高。}$$

$$\text{b. } [[\text{兩米}]]([\text{高}]) = \lambda x. \exists d [d \geq \text{兩米} \wedge \text{高}(x) = d]$$

換言之,無論是程度副詞或是數量詞組,它們都具有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能力。因此在沒有不具語音形式的詞素 pos 之下,漢語程度副詞和數量詞組很

自然地取代了詞素 pos 的功能，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例句(26a-b)中的形容詞謂語必須帶有程度副詞或是數量詞組：

- (26) a. 這個女孩子*(很)漂亮。
b. 張三*(兩米)高。

第三、漢語同時也運用了重疊構詞的方式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朱德熙(1956, 1980)指出漢語形容詞的重疊式和受程度副詞修飾的形容詞一樣都帶有量的概念。此外，他進一步將重疊式形容詞分為兩大類：完全重疊式及不完全重疊式；並指出兩者皆可出現在定語、謂語、副詞及補語的位置：

- (27) 短短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定
眼睛大大的，像個洋娃娃。謂
大大地請一次客。副
寫得大大的，貼在牆上。補
- (28) 骯裡骯髒的頭髮，看了就噁心。
頭髮骯裡骯髒的，像個乞丐。
糊裡糊塗地請了一次客，真不值得。
寫得傻裡傻氣的，貼在牆上，真叫人看不下去。

不管出現在哪個位置上，不完全重疊式都表示憎惡、或輕視的意味。換言之，骯裡骯髒的所表示的骯髒程度是超過非重疊式的骯髒所表示的骯髒程度，所以我們可以說不完全重疊構詞和程度副詞有著類似的功能。

然而完全重疊式形容詞的語意則因著句法分佈情形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當出現在副詞和補語位置時，表達加重、強調的意味(參(27))；但是當出現在定語和謂語兩種位置上時，完全重疊式非但沒有加重、強調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參(27))。所以重疊構詞，無論是完全式或是

不完全式，都有著類似程度副詞的功能；換言之，它們皆可滿足並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第四、漢語形容詞，在帶有對比焦點的語境中，可以不受程度修飾語修飾的方式充當句子的謂語。

- (29) 張三高，李四矮。

有關(對比)焦點的語意，根據 Rooth(1992)的 alternative semantics for focus, [_s張三 [高]_F]的 focus semantic value 是 $\{\lambda P|P(\text{張三}, s)|P \in E\}$, where E is the domain of properties。這樣的一個集合包含了各種可能的性質，如矮、胖、瘦、及程度論元值低於一般標準值的形容詞高等謂語所表達的性質。在對比焦點的語境下，這個集合會和 [_s張三 [高]_F]的 ordinary semantic value, 也就是 [_s張三高]進行對比。換言之，對比焦點的語意作用提供了一種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方法，所以漢語形容詞可在不受程度修飾語的修飾下出現在對比焦點的語境中。

第五、漢語形容詞也可以光棍的形式出現在帶有句尾語氣助詞了的句子中並且充當謂語。

- (30) 花紅了。

Sybesma(1999)指出例句(30)的語意可被改寫為：the state of affairs [expressed in the part of the sentence preceding *le*] has begun ...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state of affairs did not hold just a moment ago。例句(30)所顯現出來的起始語意蘊含了狀態改變：張三高的程度超過了語境中預設的一般人的標準高度。所以句尾語氣助詞了也具有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功能。

總而言之，程度副詞、數量詞組、重疊構詞、對比焦點、及尾語氣助詞了這五種表面上看起來毫無關連的語法單位，其實對漢語形容詞而言，都具有相同的作用：滿足並限制了程度論元。所以我們的研究為先前所提出的問題：不同於英語，為什

麼漢語形容詞在充當謂語時必須以複雜形式（既受程度副詞修飾）重疊形式、對比焦點的形式、或是帶有句尾語氣助詞了的形式出現？提供了一個簡單且自然的答案。

此外，有關朱德熙(1956, 1980)所提：複雜式形容詞常表短暫的狀態，並帶有潛在的可變性，或說話者的個人主觀評價；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呢？我們認為下列兩組對比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

- (31) a. 張三以前很聰明，現在怎麼那麼白痴。
b. ??張三以昨天很聰明，今天怎麼那麼白痴。
- (32) a. ??張三以前很興奮。
b. 張三昨天很興奮。

前一組對比告訴我們：除非有刻意的情境出現，否則修飾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很聰明的時間副詞修飾所表達的時段不能太短，否則語句將不合語法；反之，stage-level predicate 很興奮雖然也可受時間副詞修飾，但該時間副詞所表達的時段不能太長，除非有刻意的情境出現（參 Chierchia(1989)）。換言之，一個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並不會因為受程度副詞的修飾而從 individual-level 變為 stage-level。所以朱德熙所提：複雜式形容詞常表短暫的狀態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我們的看法可從例句(33)同時具有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 和 stage-level 的語意獲得進一步的印證：

- (33) 張三的身體很虛弱。
a. Zhangsan is chronically feeble.
b. Zhangsan just has an occasional ailment.

有關另一個問題：為什麼簡單式形容詞在充當定語時必須和被修飾語名詞緊緊相鄰，而複雜式形容詞則無須如此呢？按朱德熙(1956, 1980)的講法，簡單式定語形容詞帶上助詞的之後已名物化為名詞性的詞語，一個充當定語的名詞是無法受時間

副詞修飾的。這個因素排除了擁有 individual-level status 的簡單式定語形容詞出現在帶有刻意語意情境的可能性，因為刻意語境的出現必須搭配時間副詞的出現。所以簡單式定語形容詞只能出現在 NP 這樣一個表 individual-level or generic meaning 的語法投射層次之內，而無法出現在 CIP 或是 DP 的語法投射層次之內（參 Cheng & Sybesma(1999)）。因此簡單式形容詞在充當定語時必須和主要語名詞緊緊相鄰，而複雜式形容詞則無須如此的現象了。

三、結果與討論

我們針對漢語形容詞所顯現的語法和語意現象所提的分析在經驗事實和理論上會有如下的推論結果：第一、漢語和英語在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程度論元的方法上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皆可藉由程度副詞及數量詞組的修飾來達成目的。漢語雖然沒有不具語音形式的 pos 詞素，尚可藉由重疊構詞、對比焦點、及句尾語氣助詞了來滿足和限制形容詞的程度論元。

第二、因為沒有表程度的構詞成分，漢語形容詞的程度論元是未受到滿足和限制的。如果要滿足和限制程度論元，則需透過程度副詞或數量詞組的修飾、形容詞重疊、對比焦點、或是帶上句尾語氣助詞了等方式來達成目的。這樣的看法和黃正德(2005)有關漢語詞彙範疇的看法不謀而合：In modern Chinese, almost all lexical categories have their simplest (pure, “root”) meanings only. For example, Chinese verbs are mass verbs (atelic); hence accomplishments must be expressed with a light verb or an Activity-State compound. Chinese nouns are mass nouns, hence they need a classifier when you want to count them。

第三、我們不認為漢語程度副詞很（在不帶重音的情況下）如漢語虛詞例示一書所言，具有兩種用法：單純的加強詞 (intensifier) 及表 positive degree 的標

記(參 Sybesma(1999))。漢語程度副詞很，在不帶重音的情況下，是一個單純的程度副詞。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成果已撰寫完成，並以 Chinese Adjectives Are Unrestricted 為題，投稿至某國際性期刊，現正進行複審中。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可從經驗事實和理論層面來加以評論：

就經驗事實而言，我們清楚地指出漢語形容詞的語法和語意特性，及其與英語形容詞的不同。

就理論層面而言，我們的研究為現今有關跨語言的詞彙範疇研究理論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佐證。

五、參考文獻

- [1] Bolinger, Leonard (1967) "Adjectives in English: Attribution and Predication", *Lingua* 18: 1-34.
- [2] Chao, Yuen-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3] Cheng, Lisa Lai -Shen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 509-542.
- [4] Chierchia, Gennaro (1995)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s as Inherent Generics", in Gregory N. Carlson and Francis Jeffrey 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176 -223,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5]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6] Huang, Shi -Zhe (2004) *Adjectives and Nominal Modification in Chinese*, Ms., Haverford College, Haverford, Pennsylvania.
- [7] Kennedy, Christopher and Louise McNally (2005)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 *Language* 81: 345-381.
- [8] Klein, E wan (1980) "A Semantics for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 1-45.
- [9] Lu, Shu-Xiang et al. (1984) *Hanyu Yufa Lunwenji [Studies in Chinese Grammar]*, Shangwu Yinshuguan, Beijing.
- [10]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London.
- [11]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12] von Stechow (1984) "Comparing Semantic Theories of Comparison", *Journal of Semantics* 3: 1-77.
- [13] Zhu, De -Xi (19567)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s]", *Yuyan Yanjiu* 1: 83-112.
- [14] Zhu, De -Xi (1980)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Shangwu Yinshuguan, Beijing.
- [15] Zhu, De-Xi (1982) *Yufa Jiangyi [Lectures on Chinese Syntax]*, Shangwu Yinshuguan, Beijing.

